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二百名賢文粹卷第十

論著

歷代功臣六 東漢

東漢功臣論

孫文盛公

世祖起南陽復大漢義旗麾集率土欣願歸民神農走之
速下邑斬城踰拉朽之易不數歲而大勳夫威不其底定惟曰
靈感所係謳謠斯屬然寔賴寇鄧耿賞吳岑銑奈四七之師前
最後殿左翊右扶使然亦既強四域墜前弊且念高皇疏封懋
賞之典土地廣爵秩厚故不免動將盜竊窺窬於內列侯攘勢跋
扈於外蕭樊以之縲繼信越以之菹醢是用詳議功烈覈程品
位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使帶礪之績缺望
而不伸阿衡之才日沉而無用某謂西漢失之東漢亦未為得
且賞與罰有國之巨柄賞不及善則善人怠罰不加惡則惡人
稔附離之驗疾若影響觀夫初掃潰毒舉其宗社獻壽策解危

學者皆練詳理體愛矢石扶乘輿者皆盡瘁忠亦幸臻大定宜
示明典或朕錫茅土或登庸廊廟德高帝媢罵之失去高帝猜
貳之各置以心腹推之信誠使得盡寅亮之才竭養襄之用建
五制度靖康海寓則禮樂刑政安知乎不若宗明之明備焉亦
何遠啓航飢之慮坐貽離間之隙因其功薄其封用其力缺其
官倘祥黜歸老死常列禮曰以信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
人疑之况君臣之間乎是皆失委馭之體虧勸賞之道徒俾輸
誠者息立勲者耻獨唱朋和耻為前誠肅宗而下政綱壞民病
作忠信之士斂手不進自茲而始矣范曄直史臣筆謂之係圖
凌筭者非謹議也

馬援論

孫直講

或曰馬援垂白在身沒說作而世之秉筆者或譏之何也對
曰是意也原出於袁宏之論宏以援不能變身保功為之不已
歿身沒之後怨謗並興堪常謂袁於是大失史臣孫直講之理夫

君子之仕也進非竊寵退非固身時進而吾進焉非吾之不知止也時退而吾退焉非吾之善安身也存時以觀而其理得矣是故制度立寇戎平君子雖舍飴偃仰而無慮可也制度未立寇戎未平君子雖盡瘁向國而無悔可也尚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進退之際也建武之間時當經綸內民未孚外戎屢梗加以劉尚全軍見制皇輿震駭斯時也為臣者其將盡瘁向國乎其將舍飴偃仰乎素必以援為之不巳怨謗並興則為臣者當忘國徇身事諸侯以徼一時之譽乎且曰善為功者力止於一戰則事易而功全勞定於一邑則慮小而身安夫然則周公之征夏禹四載之勞皆不善為功乎設有權盛位尊厚祿覩國家制度紛擾兵革玄動束手拱脛而曰我將力止一戰也我將勞足一邑也則君果謂其善為功乎而柔方且皎然筆諸史冊其何以待萬世之臣子乎堪觀古之君子稱人之善惟恐不及貶惡之心亦然故懲勸之道昭昭然

可爲後世法後之人異於是見一惡則無片辭以質之觀一善則巧文而抑挫之故懲勸之道汨矣後之學者不能深究古道習聞淺說多從而稱之幾乎其將崩澆理而起敝原也若馬援者垂白許國據鞍慷慨宜君子之動心也而後儒猶非之故論以勸事君者

鄧禹論

頴濱先生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希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又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枸邑光武聞之救禹以時議討禹固執前意糧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

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
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
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
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
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感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
矣禹之敗而匹歸也與馮異相遇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
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
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福地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
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
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鄧禹論

博士何公

善用兵者能驕敵之強而怠敵之銳彼之勢誠強則吾形之以
甚弱使其恃之以爲獨強而至於驕彼之氣誠銳則吾斂之以不
應使其無得以逞其銳而至於怠然後出吾所匿之強以加其

驕出吾所伏之銳以加其怠使其雖巧者不及窺勇者不及備則制勝在我矣故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所謂守者非彼攻而我守之守也所謂攻者非彼守而我攻之攻也形之以弱而斂之以不應者皆守也出吾匿伏之強與銳者皆攻也無得而窺之者藏也無得而備之者動也昔者冒頓之滅東胡李牧之大破匈奴者中之以其驕也趙奢之破秦軍周亞夫之敗吳楚者中之以其怠也雖然求驕以怠人之軍者必有夫堅之氣與夫善待之度迫之而不為動撓之而不為應者其氣也辱之而不為忿激之而不為變者其度也詩是之氣守是之度為其上者無得而今為其下者無得而議然後敵可勝而功可北也東胡之恃其強而易於冒頓也冒頓因其易我而遂驕之求馬畀之矣而復求土冒頓大議於群臣悉誅其欲與土者馳馬而赴東胡令之曰後至者斬國人從之遂滅東胡秦人伐韓軍於闕與趙楚趙奢救之奢因其銳而欲急之

也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於軍曰敢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屋瓦盡振軍中一人言急救武安君者立斬之堅壁增壘三旬不行秦軍稍懈者捲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去關與五十里而軍秦人不意其至悉甲逆之一戰而大破秦軍此冒頓趙奢所以驕而怠人者為其下者無得而議之也李牧之為趙守北邊也與士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者數歲匈奴以其為怯趙王以譴收收如故態王怒召牧易以他將匈奴每至戰則失利王復使收往復如故約匈奴誠以為法牧乃陰飭車騎大縱蓄收以餌之匈奴小人佯北不勝單于遂以其眾大至收設奇大破之斬騎十萬單于遁徙邊土邊患吳楚以山東友漢而先攻梁漢使周亞夫討之梁王景帝之母弟亞夫以其鋒方銳彘挫而怠之遂以梁委之而不救梁急訴於帝雖數詔亞夫救梁而不受也卒以破吳此李牧亞夫所以驕而怠人者為其上者無德而令之也雖然使夫四人

者無氣以持之無度以守之主得以令而下得以議則亦無以驕怠於人而勝之矣昔者漢光武被命更始安集河北始得鄧禹於徒步之中持之以爲蕭何者以其言足以就大計其智足以定大業且非群臣之等夷也遂以西方之事委之而禹亦能勝所屬任所向就功赤眉之入長安諸將憂傑皆欲擊之禹以其乘新勝之強財富豐銳然盜賊群居無它遠計必生變故而吾衆雖多戰勝者少又乏資饋難與力爭而可以討破也且將休兵北道以觀其弊於是引軍北趨狗邑以就糧養士蓋將有以驕而怠之然後取也此禹之計得矣光武亟欲天下之集而緩其爲討與攻也遂迫以進討禹無以專制乃以其兵去狗邑而赤眉果不能守西走扶風禹雖得入關中然卒飢士散無足以制賊者是以赤眉復還入之禹無以抗乃不勝其忿恚而數以備兵徵戰至於屢北僅以身免聲威功烈一朝沮喪此知所以驕而怠人之術矣惜其爲氣與度者不足以持守之是以一

憤而不能復舉也故善於擇將者必先求其氣而後求其材先
察其度而後察其智氣足以御才度足以養智然後可以授之
兵而責之戰矣嗟乎以光武之明於任人以鄧禹之篤於得君
然至此而皆廢者况夫以昏庸而御夫疎賤者功可得而必哉

楊震論

雷夏先三

袁宏作後漢紀爲楊震立論且引紂之三仁以爲濊審悅箕子
之心叔孫通行微子之趣楊震守比干之志又謂三者誠有異
同亦各盡天人之理也雖是震而褒之不顯請試論之夫人莫
不樂生而惡死非篤于名教者不能殺身以成仁是以起生之
易即死之難不待誘而然也立言垂教者當勸其所難不沮其
所易猶懼人之不從也况混而爲一哉箕子者所謂愛其生而
有待者也故能演河圖洛書之文陳九疇五行之義使天下不
綸攸叙入到于今賴之蓋所存者大故不死而有爲也濊審者
小國大夫位非見危致命之地故有道則智無道則愚非箕子

之儔也微子義存宗社抱祭器而歸周使商之祀不絕于宗所
慮者遠非偷生者也叔孫通秦之博士爾苟脫虜口豈微子之
倫邪楊震之于此干異代同德就三仁而言之宜褒予以起教就
震奪叔孫通楊震而言之宜顯震以勸人古之為三公輔萬乘
當亡之時負天下之望慕箕穢遷寧叔孫之行者可勝道哉效
比干楊震之風者蓋亦鮮矣殺身成仁如是之難也且震之將
死顧諸子謂門生曰吾居上司疾樊豐之狡猾而不能誅惡嬖
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實何面
目以見日月遂仰藥而死斯無愧於比干矣然吾觀楊彪事獻
帝為三公浮沉亂世全身遠害而已及魏文受禪微遠寧叔孫
之風者乎其子脩北面事魏坐法伏誅祖風替矣嗚呼震殺身
奉國以訓子孫子孫猶不能守况悠悠世入哉而又混三仁之
名跡開去就之蹊術欲望教人行勸其可得乎吾故曰褒于顯
震而起教勸人也不其然歟

劉豈丁鴻執賢論

東坡先生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子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子旣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豈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

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
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
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
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
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
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
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
劉愷塞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
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
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
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益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舉
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復常
而鉅故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
而屢數也

劉愷丁鴻執賢論

穎濱先生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接之讓有無故之讓讓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蒞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以愧於彼二人者此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皋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去羆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撓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猶讓焉者此所謂相接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不肖者不寧豈所以相推則君子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美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裴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皆當襲公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愷讓而不友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

卒就國此鴻之所以爲賢於劉愷也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可以陷於不義者正鴻之心也推其二心而定其罪則愷在可戮而鴻爲可恕此真偽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未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亦薄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所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予鴻之心主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於數子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盜天下之大名以冒天下之大利自以爲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爲天下不可不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曹騰論

呂中丞

范曄著官者傳上論四星之次下述九重之禁寺人巷伯充列
官職謂平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其說崔矣
以至叙戰國訖乎東漢署負寢廣假任益過迹其治亂始終之
事無不該明白鄭衆而下傳者纔九人而已且中興而後官官
寵用歷朝更盛出入幃幄沽叛事權籍中省不啻千數而特叙
九傳者必取其勞能章著與夫齟齬消清之徒異爾宜其善惡
無隱俾百代之下知其沮勸曹騰傳曰侍書東官用事省闈奉
四帝未嘗有過失所進達皆海內名人吁可駭乎永嘉之際梁
冀用事鳩越質帝李固劫謀定策屬清河王以厭天下之望冀
屬逆後著皇失措未暇其計而騰說曰將軍累世椒房之親秉
攝萬機多有過差清河嚴明果立則受禍不久不若立彘彘侯
富貴可長保矣翌日大庭會義與匈匈吐氣三公不奪計謀專
決蓋騰之說行矣彘是彘豈吾嗣立清河黜徙李固受戮王室幾
喪且助冀蒲毒廢明立昏危蹙漢祚塗炭生靈為巨及此得謂

之無過歟若是則堅瓠起齊國之亂伊戾構宋人之禍皆非罪焉春秋當爲諱爾計當時海內名士孰踰於李固杜喬者騰卒陷戮辱禍乃族何進達士流之謂乎商鞅因景監見諉者爲耻况被騰之引援而竊其寵榮者復何道哉騰當濟陰廢黜之初與孫程輩首謀西鍾之下亦可謂之有功而雖不顯於李傳反飾以虛謬善惡并棄給於一時則可又將欺乎後世耶然后專政冀賊乘執貧彼冲濡以柄威福定策之際縉紳衣違浮沈自容者駢肩皆是如胡廣趙戒處三公之任阿諛倚附小能援助正人之論扶顛持危卒敗於成事顧忠良被罪而上受封爵保位持祿背國全身莫斯之甚以是則罪不獨於騰輩亦廣戒之惡謂騰爲無過豈睡之蘊意哉惜乎騰盡忠於順不能全節尚使無說異之辭協李固之忠議輔清河之明哲則漢祚可量哉然書其大功又豈止褒垂於無過而已乎

李固論

穎濱先生

孔子謂蘧子用之則行舍之則戮唯我與爾有是夫用之而不
行則何以利人舍之而不蔽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
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
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
為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為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
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
恨者冲帝之亡固欲立清河王蒜然異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
亡也固復以清河王為請与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
獨與杜喬爭之異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
劉鮪謀立清河王冀遂誣固与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為三
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豈豺狼疾之如仇歸獨一梁太后知其
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
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
不去以陷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

哉

李固論

淮海先生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
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便利為能，名臣以伏節
死義為任也。昔漢之末，海內乘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
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英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
器，終身而不敢取。臣竊疑焉。及讀李固傳，見固與杜喬之誅門
生弟子黃柳、馘腰、鈇、鑕、願俱死者相薦，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
則？西漢多功臣，而東漢多名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
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逐便利者，
眾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為也。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
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龔
皆持祿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歛、蔣詡之
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

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窮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爲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身覆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鎮之士如李膺杜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如此亂巨賊千柰何而不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遂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歷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衰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漢亡而復興桓靈之特死道極矣鉤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

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上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爲君臣者不可不戒哉。

李固杜喬所處如何

南軒先生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直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頭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即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各尚書發異奸正大義願言干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異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充侍殿等舉動迂緩使莫得以措手大義不自人心口以

解弛其幾既失故身據大位當入權持大義而返聽命受制於
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異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
義所立固豈不知異心之所存哉失大阿之病而陵遲至此耳
度固之不自發異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
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冢壘
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論逆順之
理異仗無以道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異奸謀殺身不足道
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
惜哉社稷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
制命於異矣相與就死為呼悲夫

陳蕃論

穎濱先生

易曰君不密則失且君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執轡
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尔謀未發而使人
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

望內有德於實。凡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夫。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此二者。臣寧得禍。而不忍欺天。今道路訛言。皆言侯覽。曹節公乘。助王甫。鄭眾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巨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右。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皆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用收殺之。於乎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真慮。乃與未嘗更事者。以幾乎暴虎馮河。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李膺論

吳賢良

天下有名節之士。有策略之士。此二者。其才雖不同。要之不可。以偏廢。夫性直廉潔之美。勁捷強峻之操。至清而不可。濁。至剛而不可。屈。不同於流俗。不令。於汙世。富貴不能。誘。貧賤不能。著。

凜然如水雪之無塵皓然如圭璧之無玷者此之謂名節之士
傲儻而自信豁達而自任禮法之所不能羈名教之所不能束
含垢以就其事忍恥以成其功迫之不能劾侮之不能辱見利不能
不趨見患不能不辭者此之謂策略之士蓋名節之士可以羈俗而
不可以濟時策略之士可以濟時而不可以羈俗曷以古之明君良
相其於搜羅拔擢之際率以是兩取而用之蓋古人之用才無以異
夫醫之治疾匠之構室且醫之於藥貴者鑿於者貴者新者陳者
莫不並蓄而无所遺匠之於木曲者直者巨者細者短者脩者
莫不兼收而无所棄夫用才如此則天下之患難何由而不平
昔東漢之衰其弊果安在哉蓋當時之大臣其所與交游款曲
談笑宴樂者率皆狎介浮燥之人而魁偉磊落之士奔走竄伏
於草莽丘谷之間而莫知其所適是以天下之亂至於每每而
不可救解其簡貴之風自李膺之徒唱之於上而驕矜誕傲遂
成風俗夫黨腐掃除之黨貪侈而無厭猜忌而無憂砥礪其行

義修飾其心性以不類於君子矣是以嫉善如仇讎醜正如糞
土絕之惟恐其不傷逐之惟恐其不墜當是之時固宜多引奇
謀倖謀之人而使之陽附而陰間之以潛制其死命則天下之
患庶可不知出此而迺剛忿峻隱以與之相抗若揚湯以止沸
故雖殲滅誅夷屈辱殘殺者相繼而不足以弭天下之亂蓋李
膺嘗自標置以爲非通家子孫及當世知名之士莫得見之而
使天下嘗高其風意亦盛矣夫伍子胥吹簫鼓腹乞丐於市而
卒能霸吳吳起逐妻弃母刻薄不仁而卒能輔魏蘇秦多詐而
詭譎反覆而不可親信而卒能興燕范雎折脅搗齒佯死於箠
中污穢已甚而卒能相秦景陽蓬首垢骸沈酒杯杓之間而立
能強楚此數子者其放意恣欲豚狗之不若而豐功偉績風騁
雄望烜赫擢擢後世之所登慕則烏待其知名哉其後荀爽爲
相稍華弊俗六所辟舉皆沉機密畫之二而遂亦幾振國政則
夫天下之士未可以不詳察也昔晉仲寢疾桓公問政而將以

鮑叔代之管仲曰鮑叔好善而疾惡太甚不可用之其消息盈虛能與百姓屈伸者則不若隰朋蓋好善而疾惡太甚則不能有所容夫欲收天下之豪傑以與之共治而委之以不能有所容之人則亦已殆矣嗚呼管仲者其亦少知治躬歟

黨綱諸賢得夫如何

一南軒先生

東京黨綱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足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剛解紉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振本漸以圖濟其為不可驟也黨綱諸君子在下則嚙枯吹生自為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

被正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首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生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至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則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孝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无其方何至迷宦者之葬此文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持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事有欠也不然則黃牧度乎言論風旨雖不

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聖高乎
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科矣

竇武何進論

龜山先生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
斯之賤便嬖寵死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
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頌德布左王庭相與仗義
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迂風之勢以揚稭秕耳豈不易哉然而
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
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爲也
張奐比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
收爲已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
親見竇武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課躬蹈覆轍引姦凶而
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非之也范曄乃引天發商之言豈
不謬哉

竇武陳蕃得失論

南軒先生

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闈二也
官有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
則太右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
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官者雖有罪然豈
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
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
反縮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瑀所謂
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
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齊心服者矣漢嚴崇勉脅從國治
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
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官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
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若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
乎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靡禍

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妻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毀
改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
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感應之以張奐之賢
猶且被誅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士
大夫故也蕃鮮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繁身之爲耳任天
下之重願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鮮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
其辭違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矣亦足以見其忠義之
氣也可勝惜哉

新刊 國朝三百名家賢文粹卷第十一

論著

歷代人臣七

三國

袁紹論

淮海居士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爲於世者雖負其才而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然而未始不二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係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者王友士者勳臣士者強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亂於官渡巨劫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子房轉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

能用所以為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言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聶政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三千戶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豐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登越王勾踐皆賓於絕滅而後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腹於獄東向而事之間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戰外結英雄從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權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運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巨竊以為知言也

管幼安

東坡先生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徇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
且小異便爲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
志大而才踈每所論建輒中操意况肯爲用然終亦不免相逼
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馮大温之才百倍於嘉所
以亡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以數爾管幼安
懷寶避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直突脊背而已終身不
屈既不得而救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孔融論

前漢先生

君子愛身乎曰危疑之機君子之所辨也安得不愛身君子爲
人乎曰忠義之事君子之所尚也安得不爲人方其愛身也則
高舉遠遁堅閉牢距削迹捐勢未嘗輕以吾之良貴嘗試當世
之變方其爲人也則孺首城附委已於汙穢之地危言厲氣不
顧白刃鼎鑊之誅既死矣猶足以龍言發膽而破邪謀君子不幸
而適當如是之時既愛身不能爲人既爲人則不能愛身詳思

熟計於斯二者而必審處其一焉故去就進退別白明辨豈嘗
徘徊於歧路之際而躊躇於堂室之間也哉世言孔叡清節勁
氣不附曹公傲視軒侮未嘗少屈操竟忌而殺之深悲叡之不
幸而不知叡之所以致此者實有以招之也夫曹操者一世之
英雄也其窺神器之心包藏久矣固非正論之所料回清議之
所能屈楊修一點耳誅之無救彌衡一狂生耳逐之不容彼非
好為是殘刻也深恐天下之士梗其間鼎之謀使有所不得逞
爾誠於是時其為愛身為久之計可以擇一而處之知操之凶
險不足以規諫之與是宜捨之而去鉗舌其語不涉時事以免
亂世之網罟苟以吾受漢之厚恩不可默默故勸當動容端委
正議於廟堂之上以折其越俎之謀然後退而就之辭不務
此進則不能明言退則不能固守徒以隱微不與之辭輕嘲而
謾罵之於國未有毫髮之益而適以犯操之怒以殞其身是誠
何心哉今夫虎者人之所當深畏者也人行乎山林之間當先

為之慮或枉路以辟之或操戈而殺之然後可以免患既不能辟
又不能殺而編鬚續尾或先或後以狎玩之之人也幾何不赴
身於虎腹中耶嗚呼勸志廣而謀踈道有餘而識不足以震世
堂堂之德望而來不得其死然則君子言行之閉塞可不慎歟

孔勸

定菴先生

賢聖君子之志未嘗不欲尊主庇民康濟一時而垂休血窮然
而功之成不成則繫乎夫而已伊尹周公與孔子孟子其志則
一也伊尹周公成其功孔子孟子不成其功豈可以孔孟不及
伊周哉蓋所志在我成功在天雖聖賢君子不能及也今世之
論者乃欲以功之成不成而議人之賢否豈不謬哉余因觀東
漢書謂孔北海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然
後知范曄誠妄人豈能深識北海者歟北海之志專欲存漢奈
何天已厭漢北海之功烏能有成東坡嘗曰使孔北海得志誅
董卓如殺狐兔何足道哉坡之議論最可喜者類皆若此

荀彧論

穎濱先生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策略以摧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謀之我則無嫌而人亦死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卒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荀彧論

龜山先生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爲政延及宣王平有中興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高相靈之喪其禍未甚於流彘也蓋

之亂夫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共社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
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彊忍之資因亂假義挾王威
以令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問河異擇
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
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
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
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巨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
无罪歟觀其臨大義漸大謀操弄彊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
之霸業卒甘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社其不軌是猶揚灑
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
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荀彧論

吳賢良

夫古之君子所以深其言而不敢以輕發者非所以求異於人
蓋慮其言之或失而吾之力有所不能逮則適足以爲天下

之所議而吾不信且君子之欲有所言也必先稽之於道而無
廷考之於義而先辨加之於人而無逆適之於時而先違然又
嚴毅以出之堅強以持之欽莊以蒞之懼折以送之是以其言
雖汪洋浩蕩布滿於天下而莫之能間苟惟太高而不可行太
卑而不可用或失於傲而為踈或失於諂而為褻危峻兀厲而失
之於訐瀾羅溫粹而失之於諛太鄙而為陋太華而為輕則其
所言者自以為辨博精當莫已若者而不知天下之人已群起
而議之矣蓋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此蓋五行以言配金且金之
為物鍛鍊莫治千狀萬類雖各隨其器而終不失其剛是以君
子之言委曲變化不可以一槩而論要之歸於正而已傳曰與
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諫是故也
是以晉岸公方好用儻故魏絳因其謀伐山戎而遂與之言虞
人之歲楚靈王欲事游幸故鄭丹因稱譽佐史而遂與之言荆
招之詩景公淫於刑而晏子因踊貴之事以悟之而齊遂省刑

平公暴於役而師曠因石言之以覺之而晉遂止役鄭莊公
絕共姜之愛孝叔輟羹以諷之而終就其孝魏獻子受稭陽之
田閻沒廢食以動之而卒成其廉此數子者可謂能用其言矣
故孔子當春秋之亂其諸侯如衛靈公魯哀公其大夫如季康
子孟懿子之類莫不因其所問而各循其才性之弊以告之蓋
聖賢之人不言則已而未能志其言則言之而亦欲其各有所
當夫曹操之初特一雄特耳然而卒至於殘忍暴虐以快其怒
而為僭奪之計者蓋亦其嘗所與言者有以道之也當是之時
苟或為之謀觀其定山東取淮南收河北平關西挾天子以都
許皆用或之計畫則其所以不能為漢之純巨而終肆其兇惡
者是亦苟或之徒不能以忠義與之言以遏其強梁之志而已夫
燕雀遭害則鳳凰高翔麋鹿不養則駟騁竄伏故殺鳴犢而孔
子臨河不進且曹操戮楊脩殘禰衡誅孔融擊崔琰斬文英俊
組解雄傑不為不酷矣故揚彫之類杜門不出管寧之屬望家

而遠去且高繫剛正之士寧死耳安肯屈辱而從哉惟或忍耻
冒汙以與指蹤則其凶逆暴亂未必不由或之誘掖之也昔曹
操欲取徐州而或諫之曰高祖據關中之險而成帝功則其意
欲操之示天下形勢如高祖之時也曹操欲迎獻帝而或勸之
曰高祖發義帝之喪而服海內則其意欲操之示天下信義如
高祖之勢也曹操惠奉初之強而或以項氏之事論之曹操憂
官渡之難而或以滎陽之患言之夫平居無事未嘗不以高祖
與之言而欲其不為高祖豈不惑哉切譬之與群盜處者其斬
關扶門乘垣坎牆皆其所道之而又謂之曰无虜人財物可得
乎然則魏武之資雖其初不足以亂天下而及其所以吞噬
擊搏而無所復顧則是亦輯相者之過也然則管子之言木植
坎嘗讀唐史李希烈借號於宣武囚顏真卿曰子所學者朝覲
禮耳欲以悟之志雖不遂而其勳列崖槃亦足以俟勳天下然
則荀彧豈足以知此

荀彧論

崔正言

史載董昭欲進曹操九錫備物彧沮止之坐此以逼死曰是不
然昔齊桓晉文率天下諸侯以尊周而得罪于聖人蓋挾天子
以令諸侯耳其實欲以天下自任者漢之方亂也孔融知曹操
心窺漢鼎及其後層覆忠良天下舉知其心而彧以為為不知可
乎然則何以死以智何則彧之自來歸操也操與語大喜謂吾
子房嗚呼吾讀之至此未嘗不駭其言而知操遂將殺之又惟
彧抱天下之奇才恬以不悟三國之間劉備最號長者不為猜
防及聞彧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則愕然為之失匙筋筋
猶知難助之喻操憚而殺之至彧平定徐發遷之袁紹之敗請
先河胡後兩京南臨楚郢此其智孰與抗之操不即殺者恃之
以濟也大勢已定無所事彧此所以決意殺之而不悔蓋惟天
下之愚者可以智勝也智者不可以智勝以智勝愚如以石投
卵也愚者靡矣以智勝智其智相持然則成功不可以速收勝

負不敢以計必惟天下之英雄以愚餌智者封之而愚勝矣
操固以愚餌或或以智自名而弗拒是足以殺其身而已矣且
以越凶踐之賢漢高祖之寬仁大度而大夫種被誅韓彭等連
頸就戮獨范蠡張良為先見而身雖飄然去視功名聲疑然良自
言多病絕穀修長生術異以脫禍况其狙詐險賊如操者嗚呼
龜能七十二鑽無遺策而不能避剗腸之患其或之謂與悲夫

荀彧論

觀堂先生

論文若者有幾吾去其異而取其同得兩人焉隋王仲淹吾宋
司馬文正公之論也通之言曰荀氏有二仁仁以救時死以明
道文正曰是猶管仲不為匹夫匹婦之自經而以一康天下為
心者嗚呼觀此兩人言足以知文若矣而世且難之曰文若昧
操英雄而輕附之使之及漢文若罪也嗟夫微文若漢有不亡
者乎不在操將在他人在操幸而不敢遽取在他人則漢之亡
也及矣今夫袁呂孫劉是數人者皆欲為操所為者也願力不

能且就使無操諸公起而分鏃並馳以爭天下其智勇才術既
無有以相勝紛紛籍籍牽挽掉搏生靈之禍吾不知其所止也
故凡荀氏之所以佐操者爲漢謀也爲天下謀也然兒童之見
以爲是不如孔融之簡操者嗚呼此可與論天下士哉文若孔
融是或一道也有寒疾於斯是委頭而不起者下則或起不下
且當死今漢氏之疾亦病矣文若曰非曹氏不可下下以曹氏
而輔以我以制其毒此文若本謀也其語操曰奉主上以從民
望輔天子以復舊京此言駸駸中老亦矣至其所論高祖都關
中尤武據河內特取利害之勢非用擬倫其人也唐杜牧本朝
蘇氏兄弟皆曰文若以帝王許操過矣董昭唱操之錫文若振
衣死之足以明其心矣牧又甚之曰教盜發篋多得金玉已復
不與同挈天下未有教人爲盜而不肯與同利者也雖然或誠
帝操以取天下活生靈將無不可况不必帝操乎士不幸至此
力爲天下以身死之而猶不免於後世之云云口舌之士誠少

怨哉

賈誦論上

顧濱先生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誦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饑以飢食更士抚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誦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嶮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誦言端坐荊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旣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成矣夫情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

曰蜀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曰淺蜀人未恃也今襄漢由蜀
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
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馬嶮守硬不可犯也
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情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
詡欲以文告讓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
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
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蔡人以申息
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
來救鄭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
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厚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
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
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誦論下

穎濱先生

用兵之難蓋有裒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

爲也義之所可而力未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
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最弱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
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機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
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
竊料羣臣無備惟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
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
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
者矣然皆莫敢言詡皆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苻堅擁百
萬之衆耻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豐謝安乘
苻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
功苻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耻不若人怵
於外之患也

鄧艾論

博士司公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係通之以情則有以適變而

應乎聖人所與之權係之以迹則無以制宜而入乎聖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於權而其不濟常生於固夫以人為是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踐者於今為非以人為非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者於今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係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踐與矯者適足以為禍悔之資也昔衛青之擊匈奴其裨將蘇建盡亡其軍於今當斬青以不敢專誅於外囚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權得所以為臣與帥之順道也皇甫嵩討賊梁州董卓副之賊平詔卓以其屬嵩卓不受詔挾此毗睨人皆勸嵩誅之高不欲其專誅於外也而以狀聞卓因遂其凶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於它也蓋衛青不戮蘇建獲忠厚之譽遂係迹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舍卓者於今為縱寇也鄧艾之伐蜀也出於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乘危決命卒俘劉禪可謂功矣然其心氣闊略以為關外之任當制威賞乃大專拜假至欲擅王劉禪留西不遣雖司馬文王以順諭

之猶不見聽是以鍾會得入其間以及於誅而不悟也夫艾之專制者非出於它也蓋以皇甫嵩常要譽求全而失於董卓故蹈後悔遂係罪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高者於今爲召禍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專係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禍悔之集也觀艾之爲將也急於智名而銳於勇功善邀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艾常以是勝敵矣而平遇禍於其身亦以此也始鍾會以十萬之勁而趨劔閣姜維以摧折之師憊於奔命雖能拒扼而終非堅敵也艾爲主帥不務以全策縻之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趨江油以襲劉禪蓋出其不意而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險沿橋閣崑崙峻絕士皆筮緣崖木投墜而下又糧運不繼而艾至於以旣自襄輪而下臨叫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獲破朱葛瞻之師而劉禪惶迫則時束手使擇獨忍數日之下降以待援師之集則艾爲以肉啗餓虎矣艾一不濟則鍾會十萬之師可傳呼而潰矣艾以其身

為僥倖之舉者乃求生救敗之計非所謂取亂侮土之師而亦非大將自任之智數也是役也非艾無以取勝於速而其勝也有出於幸使其不幸而至於潰敗者亦艾致也夫竒道之兵將以掩覆於其外必有以應聽於其內然後可與勝期而功會也唐李愬之人蔡以取吳元濟也以其有李祐為之鄉道故使其無應聽之主則愬亦何能乘危而徼倖也西漢中興之名將無若趙充國史稱其沈勇有大略觀其為兵期於克敵而已每以全師保勝為策未嘗苟競於一戰故其居軍無顯赫殲滅之効率至制敵於股掌之上安邊定寇皆出其畫而獨收其成勳他將無與焉幾於所謂無智名勇功者豈不觀之艾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術之致然也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十一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廿一

論著

歷代人臣八 三目

鍾會論

賢節先序

予於鍾會伐蜀之事見文王之善用人也善會之爲人又有俊邁之機有經營指顧之略而其詭譎變詐亦足以熒惑愚衆傾敗國家而除危大人然文王委之以西略付之以十萬之衆而曾不爲疑者知其足以任之而度其足以制之也今夫烏頭葶蠋藥之至毒而足以絕人之喉而潰其五內也然良醫用之以爲藥持而能治之於瀕死危殆之際者其故何哉以謂病之在顏色者可告而治也在湊理者可養而除去也而至於腹心之疾膏肓之患則告之爲不及養之爲不足而非此不可以攻之矣然物之爲毒其力足以殺人而亦足以治人非能知其畏惡反忌而有以制之則是速其死而已可以人之性命而嘗試其術

戮當會之將西也西曹官屬自以為疑而密啓於王矣王卒遣之而為之一笑蓋會之才略與其委詐文王固已知之而拳握之中心術之內規模措置有以逆之矣為會計者將何以致其毒哉蓋當是時以劉禪之庸而保區區之蜀謹其邊疆固其守禦撫其民人薄其稅歛以徇疆域月之間為已甚矣而姜維用之以孔明當日之術今年出隴西明年出駱谷又明年出狄道驅其羸亡之餘起其困憊之卒以寇盜我邊疆虐劉我民人者未嘗虛日則蜀之疲弊固可知也舉天下之全力而乘其凋喪之餘不啻如反掌然也而當時之巨猶以為畏豈足與共事哉蓋以其江漢之阻深數十年之為寇而豫怯其形也人心豫怯則智勇俱困智勇俱困則適為敵擒而已此文王所以獨遣鍾會歟故官兵一下而劍閣失守劍閣失守而鄧艾之徒足以擣其空虛而衝其腹心矣使文王聽鄧艾之言而惑議者之過計則蜀無得而可取也會無得而可為也烏頭董蠡力足以生人

者亦不足以爲樂材矣初夏侯霸之降蜀謂蜀人曰司馬公自
作其門耳有鍾士季者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及會之有異圖先
欲去艾以絕其手足然文王答書以出其不意而會亦震懼失
其本謀則非會不足以定蜀而非文王有不足以用會矣愚故
曰子於鍾會伐蜀之事見文王之善用人也知其足以任之而
度其足以制之矣漢王之東非韓信不足以蹙楚也雲夢之役非
漢王不足以制信也他日問其所長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
將此信之所以爲擒也嗚呼豈非鍾會伐蜀之事哉

諸葛亮論

江溪先生

武侯曷爲不能兼天下曰遭時然也夫時者雖聖與賢不可以
違也聖與賢知時之不可違則亦因之以制變茲武侯之不能
兼天下也武侯之得先主最晚於時魏已遷許孫氏已得吳天
下之勢判矣故其說先主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
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以爲援而

不可圖也若進取荆益內脩政理以俟天下之變則霸業可成
矣武侯之兆基發策已不能兼有天下者明矣然猶區區矯勵
西蜀脆陋之民以屢窺秦川者非不知魏與吳之勢猶前日也
以不忘先主之顧託不計其死生險易惟義之存示不負漢於
天下也故又曰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固是感激今獎率三
軍北定中原此臣所以報先帝之職分也於時蜀之土地廣狹
不如魏民力聚寡不如魏才傑之多不如魏曹公雖死其遺臣
老將尚存也武侯一出漢中張郃拒之而馬謖先敗再出散關
曹真拒之糧盡而還又出斜谷司馬宣王再拒之武侯提孤兵
以深入宣王扼其喉而不戰遺之巾幗宣王猶不戰宣王之不
戰言得也武侯之糧屈勢格則將好之何尚何貴其將略非長
歟此終不能兼有天下者又已明矣夫以蜀不能取魏猶魏不
能取蜀勢然也故雖聖且賢不可以違者時也湯不遭桀不能
取夏武王不遭紂不能取商武侯安能獨兼天下乎然則以武

侯之才治民治兵足以兼天下然其遂不能者所遭之時然也

諸葛亮論

東坡先生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襄乘危得逞其藪孔明耻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滅震四海東據許宛南收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指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

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
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
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
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
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其父子兄弟
且為寇讎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指
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
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
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且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
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此
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明承相璽之後不可殫民以
思漢欲其備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
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
事魏則天下豈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

可用也

諸葛亮論

吳賢良

善用兵者不恃其能守而恃其有可守之謀不恃其能攻而恃其有可攻之勢恃其有可守之謀而不恃其能守則守而敵不能窺恃其有可攻之勢而不恃其能攻則攻而敵不能抗此古之君子所以能以寡制衆以弱制強而未嘗有折北潰裂之患苟惟恃其能守而不求其可守之謀惟恃其能攻而不擇其可攻之勢則亦一夫之敵耳烏能以全爭於天下哉昔漢高祖之拒項籍於成臯項勇而劉怯項強而劉弱當是時不可以出戰而可以固守故漢高祖不恃其能守是以下黥布於九江說田橫於臨菑以絕其援而項氏卒以奔魏武帝之禦素本初於官渡也素衆而曹寡當是時不可以持久而不可以進攻故魏武帝不恃其能攻是以破顏良於白馬襲文醜於南坂以擊其虛而袁氏卒以敗由此觀之則高祖可守之謀在平深結於援國

而武帝可攻之勢在平多出於奇兵耳夫諸葛亮開關養民十餘年罄國以陳征宜其所向必平而所指必破然而終不能入成其功者蓋不知所謂可守之謀與夫可攻之勢而已且魏之名臣若一賈詡者可謂算無遺策而論議之際未嘗不以吳蜀相合從為慮是吳蜀之連和以舉兵者魏之深忌也時濟獻策欲端拱以待變而關羽卒擒則是魏之所為利者解吳蜀之盟而已時步騭上書於吳言蜀欲背盟而孫以破家保之是權之深信於蜀者明矣為亮之計者是宜深結紅表或出於汴泗以邀其東或出於陳蔡以維其西使之奔而不得休而後可以擊之且曹真既獲勝於祁山而又疎備於陳倉則是蜀之數道并出者魏之深忌也司馬且王數請出戰而明帝輒遣使以深止之是魏之所以為利者是不戰以老我師而已且魏氏嘗欲請精兵萬人以會於潼關而亮抑之是分兵以送進者亮之所恃也為亮之計者是宜多縱奇兵或出於死洛以破其南或出於滎

塵以會其北使之薦疑而不得定而後可以能攻如是變化而無形恍惚而無迹不陷於一方不倚於一隅神滅而鬼沒雷發而電擊則殺繩許洛之間固已危矣夫拙者與工者弈必先為不可敗之地於其側而後會圍以圖利苟不先為之備而與之上下角逐以尖勝負則豈不愚哉夫蜀之於中國乃九州之一耳非夫合黨締交而出敵人之不意以起其衰弱之勢則固不足與爭雄於天下亮不知出此而西鎮兵渭南強寇相搏貨殖力竭情見勢沮以為魏之所困則可謂中有所餘而略不足矣

諸葛亮論

淮海先生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神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猶以為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豈直極焉則膠鷓鵠之翻撥而傳尸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維天下之奇才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月為蜀先主而委耶主

通以爲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尤非也臣以爲亮雖無死
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
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
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
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
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正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
後治也故孔子以爲小器樂毅爲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
齊然曠日持久而不能下莒與即墨至間者得行捐軀之趙管仲
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
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
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
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其爲東周乎蓋用之而不
盡其蘊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
所不留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頭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

取荆益三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出秦州所謂俟何之清
人壽幾何者耶關武之死不舉伐吳亮曾不能強諫及兵敗乃
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
虎兒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非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
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荆
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
遷廢之人爲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社稷之巨何以加諸陳
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七縱而七擒之獲曰公天威也南人
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察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
奇才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
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挾鬚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孔明不取中原詠

東溪先生

東溪先生曰古者用兵必先知彼己以孔明之才略誠辨取中

原曹公雖非上聖之資然不至鬪亂舉天下三分之二不為無
人無變可乘未可動也

孔明始終之節

觀物先生

昔劉豫州奔走四方艱難百戰雖肉以消訖身無所乃見公於
三顧定策於片言遂能掩蜀跨荆鼎分三國此則天命所契全
賴人謀而成矣若乃出師未捷魂魄先歸志大烈微議者同惜
嘗窺舊史切評茲事蓋恨公晚生八九年早死二十載使袁紹
未破而公已用則孟德必無成功若曹爽已誅而公未死則仲
壁豈容得志嗟乎終軍皆早達公乃晚遇曹既享壽以乃三十
年豈將略之非長由漢祚之不競也此則天命所歸非人謀之
不足明矣觀公始終之節稽夫人之際漢則可憫公何憾焉

諸葛亮兵有節制

觀物先生

兵無節制者各人而一心有節制者三軍而一心是以三軍而
共攻一人也百戰不敗死者亦少矣秦漢以來兵有節制者莫

如孔明而陳壽乃謂應變將略非所長蓋彼以異國變詐之事而取之云尔夫孔明三代之佐豈肯乘危冒險僥倖一勝哉司馬懿取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可謂應變矣其畏孔明如虎已死猶疑而走謂孔明將略非所長不亦誣乎故曰以變詐遇變詐猶有巧拙以變詐當節制如外投石決無幸焉譬磔必矣

關羽張飛論

方舟先生

君子小人以相容爲國也又矣國不必皆君子小人恃之以爲資國不必皆小人君子因之以爲用勢使之然也必欲君子矜其威以臨小人小人恃其力以抗君子勢不相容必至於相敵君子小人兩立爲敵善處國者有以知盛衰安危之所自也國以三國鼎峙立於一隅先主諸葛亮以爲之君相關羽張飛二人則其將也地以少而爲險兵以弱而爲強城以脆而爲堅以與吳魏相長雄者君子小人相容之國勢使之然也今日關羽能於小人而不能於君子張飛能於君子而不能於小人二大

將者卒以殺身時先主孔明尚無恙也將可以能國乎抑嘗論
之天下之全勢有不幸至於分裂春秋吳越巴蜀以來名爲三
分之國者誰爲此倡乎以蜀爲漢則先主以沛諸孫藉口當繼
漢統之正傳爲王視魏吳爲賊舉天下之全勢輔以諸葛亮關
羽張飛問罪二方復高祖光武舊物誰曰不可乃今與魏吳各
國其國如墮甕穴中踟躕不得伸縮曾無并包之量寬博之容
以受天下之歸區區取蜀於劉璋之手其視公孫述蛙鳴井底
尚何以異於君子小人兩不相容則蜀自蜀耳吳自吳耳魏自
魏耳以地則不大而小以兵則不強而弱以城則不堅而脆果
可恃乎哉先儒以三國人物豪傑渾然磊落不隘不陋如諸葛
亮關羽張飛抑又三國人物豪傑之尤者乃不能用蕞爾之蜀
以混一天下例成三分據割之勢何也東漢末年黨錮之禍脣
細勝流募名以爲死此不悔者患在君子小人兩不相容黑白
太明清濁太辨以獨夫一特愛憎貽後世兵連禍結之患降爲

三國猶情此俗亦其薰深餘習且未改不謂關張二人六腑
此轍也且蜀之君臣奮迹之初豈特以蜀自固哉既得一邑又
取一州西師未平又復南渡恢拓奔走自作弗靖以困蜀民且
盡驅蜀民以耕蜀田計口而食日給一日木牛流馬蜀技止此
此豈糜芳傅士仁之所能供億羽乃倖倖以鉤道不給銜之餘
是爲魏軍欲必殺羽縛虎勢急羽猶未悟以兄呼之內自弛備
竊計孔明以下亦知羽之好勝傲倨幾如驕士而弃之於敵此
羽素失君子之心也飛大將也義當與士卒同甘苦尚乃口腹
自肥一炊之不熟一肉之不擇至遷怒庖人先主亦以鞭笞僕
兒爲戒飛不爲悛止終爲張達范強等所梟此飛素失小人之
心也且新造之蜀未定二大將者特恃君臣素交比肩接武爾
汝輩行曠自語難論心枉酒羽一荆襄守臣耳飛一巴西守臣
耳誠能距險持重以息吾民以俟大舉今乃貪得幸進似未熟
於兵家利害者擅行其故壘舊城未嘗不爲之一哂王孫滿鄧

曼子婦人春秋名爲短兵者蒲之言曰輕曼之言曰易二將者豈亦輕易之兵歟不然崎嶇用蜀君臣不得一日之安旣已殺身又失重地一水下流徒爲晉人作日之資何有於吳魏哉嗚呼昔人論天下之勢者東西爲從南北爲橫由春秋戰國天下無必合之勢故以從橫爲言也兩漢季世倡爲割據三分之國曹操不能用其橫以成吳蜀之從吳蜀又不能用其從者何必一將之責吳人聽魏人反間以奔蜀之從蜀信翼羽而失荆州典午氏得以談笑移魏五胡因其不能合之勢典午氏南渡矣劉裕威溫暉睨中原於必合之勢有不即得雖得復失者三國倡僞匪斯人之徒歟惜夫

周瑜雅量

東坡先生

曹公置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將韓延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有衣褐巾負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

曹公作說客邪幹曰吾与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
叙闊并觀雅規而去說客俾乃逆詠矣乎瑜曰吾雖不及鼓曠
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廩軍資
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
過知己之主外託群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
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
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
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
文若然然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魯肅論

淮海先生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主悔之歸咎
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目觀之吳主
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
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

皆爲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元德耳此所謂
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日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
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惜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惜
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
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
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系
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連行以據江
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爲主今人歸吾何弃去是時先主
若還公安吳爲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
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爲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
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焉
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泝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
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
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罪拒之則爲仇殺之則招禍因不賢

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爲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
周瑜嘗欲從先主置吳盛爲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如何此
又不可也先主嘗見其解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
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與之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
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
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荆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
取也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豈惟蒯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
以保吳者矣